

好的第一站

伍鈞蘭／下午班主任

教師——人類靈魂的工程師，好動聽的稱號，好偉大的使命。我就是被這稱號所吸引，進入這一行。一路走來，無怨無悔。

在這坎坷的道路上求生，輾轉了34年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。想當年欲進入這一行，是費盡了心思，歷經千辛萬苦，方爭取得來的。當了6年的臨教，結果是在「拉布條」的威力之下，才得以進入假期師訓。經過三年的在職受訓，才成為堂堂正正的靈魂工程師，拉拉扯扯之間，就浪費了9年的可貴青春。如今昇薪，昇職或退休金之結算，這九年的年資，都不能計算在內，好無奈。

讓我上人生第一堂課的學校，是一間非常微型的學校，全校只有四十九位學生，每一級只有六、七個學生，所以只能採取合班制，一二三年級合成一班，四五年級合成一班，全校只有三位老師（包括校長）。一個星期只有兩節空節，每一節課要教三個年級不同的課程，苦不堪言。每一節課都口若懸河，喋喋不休。到了放學時間，已是奄奄一息。但是，在批改作業方面卻是比大型學校的老師來得輕鬆。

到了考試期間，就要大喊救命，每教一科，就要出三個年級的考卷，那教五科（包班）就要出十五張考卷。在微型學校是沒有校工的，所以做校長是要兼打鐘，印刷考卷更是要老師們親力親為。在那個年代，那間學校所用的印刷器，就好像是馬共當年在森林裡作戰時所用的相似，費了許多精力所印刷出來的考卷卻只供五六位學生使用，有時覺得很浪費人力（當時還沒有影印嘛）。

這學校位於海邊，對岸就是新加坡的「三巴旺」。居民大多是漁民，而且 99% 是潮州人。他們所捕捉的漁蝦都載往新加出售，在七十年代，新加坡的布疋及電器比大馬便宜，故居民們便利用地理位置的天時地利，搞起走私勾當，他們都用速度比海關人員用的船隻快幾十倍的「motorboat」來載貨，在夜間，如從高空望下，海面上就像有無數的流星在穿梭，構成流星雨的景象，煞是奇觀。居住於此，每天晚上睡覺，常可聽到急促的跑步聲。如遇海關人員來逮捕時，更是兵慌馬亂，如臨大敵。

當地的居民，雖受教育不高，但個個都懂得尊師重道，每逢過年過節，他們都不會忘記給遠離家鄉的老師們送來厚禮，讓人倍感溫馨。一年一度的端午節，老師們的宿舍就會掛滿了各家各戶所送來的百家粽，其中最令人垂涎三尺的是潮州雙味粽。每當榴槤飄香時節，老師們不必花錢到街上去購買，就能大快朵頤，老師們只要在一大清早，打開房門，就能見到一袋袋的榴槤擺於門前。時常吃完了榴槤，都還不知道是誰送來的，最令我難忘的，就是有兩兄弟，常把榴槤和書包都綁在一根木棍上，兩人扛著到學校來孝敬老師，真令人感動（如今他們都成了當地海鮮樓的大老闆）。由於鄉間沒有交通工具，學生們都是徒步到學堂，有時還要穿過膠園，走了好幾公里的路程才能抵達，每當海水高漲，鄉間小路就會被水淹沒，學生們就只好提著鞋子，涉水而過、險象環生，鄉村的讀書風氣，極其不盛，又因離市區較遠，交通不便，大多數學生讀了六年級，便永遠畢業了，他們都投入了「快速致富」的行列，幹苦力或飛車手去了。談到飛車手，他們可真有一套，他們能在不開燈的情況下開車，把貨物載出村子，真令人佩服至五體投地。

鄉村地區，民風純樸，缺乏娛樂設施，甚至連電視機，都沒幾戶人家擁有，所以在晚間，整個鄉村是黑暗及寧靜的。（如沒有走私活動時）。偶爾村民們就會來邀約老師們到池塘邊捉田雞去，所捕獲

的戰利品，便拿到宿舍，烹成田雞粥，其味甜美無比，令人回味無窮。

此校之校地乃屬創校者之第三代所擁用，如今此地正處於發展地段，寸土如金，子孫們都紛紛欲領回此地以做其他發展之途，又因附近住宅如雨後春筍般崛起，人口迅速增加，如此微型之學校又怎能容納得下？故董事們便向政府申請遷校至新住宅區去。經過了好多年的努力，在各造（如政黨）的通力合作下，才如願以償，村民們熱愛華教，出錢出力，不落人後，其熱愛華教的精神，令人欽佩。

如今，此校已成爲歷史，但卻以新的面貌展現於新的住宅區，繼續爲華裔子弟造就人材。繼續把中國五千年文化，發揚光大。

學校已被拆除，在那兒美好的一切，只待成回憶……。